

第一章

加長的豪華防彈轎車在明環高中門口停下時，站在校門口充當接待的女學生們齊齊投去了目光，只見數名身著黑西裝的男子率先下車，隨即有序地排列在後座車門邊，其中一人打開車門，微微躬身，恭敬地對車內人說：「少爺，到了。」

車內人回答了什麼，旁人無從得知，在眾人好奇的目光下，一名男子下了車。

這是一個看起來不過二十多歲的男子，面容斯文而俊美，薄唇噙著一抹笑意，這讓他感覺是一個容易親近的人。他穿著一身樣式十分普通的深色西裝，卻仍襯托出那挺拔的身材和修長的雙腿。

女學生興奮地交頭接耳起來，情竇初開的她們都被男子的氣質和容貌給惹得心頭小鹿亂撞。

在這寒冷的冬季，剛才還在抱怨裙子太短很冷的女學生，這會一個個只想要展露自己的美腿。

男子大步走來，一隻手插在口袋裡，這讓他顯得有些玩世不恭，卻益發迷人。

「天哪！太帥了！他也是我們的校友嗎？」

「不知道……妳看，校長都出來迎接了，來頭一定很大！」

略微發福的中年男子快步迎了上來，笑容滿面地對年輕男子說：「林先生，您能來真是太好了！」

男子勾起嘴角笑了笑，「母校校慶，我自然要來看看。」

「呵呵，是啊、是啊，林先生有心了。」

校長將人迎了進去，留下一群芳心大動的女學生在原地囁嚅喳喳地談論校長口中的「林先生」。

和校長閒聊了幾句，林在淵便由接待的女學生領著前往自己當年就讀班級的聚集地點。

林在淵算來得比較晚的，當他到達的時候，他的那些老同學大部分都已經到了，這會兒正分成一圈一圈地聊天，林在淵的出現雖然引起不少人的注意，不過他本人並無意加入，當年他和這些同學便無深交，如今自然也不打算有交集。

點了一根煙，獨自坐在角落的林在淵打量著這些數年未見的同學，試圖從中找到一個讓他有興趣的人物，但很可惜，這裡儘管不乏俊男美女，卻沒有一個讓他感到有趣。

靜靜坐了一會兒，他索性起身離開這間教室。

得益於多年來無數權貴的贊助和支持，如今的明環高中，面積幾乎能和一所規模較小的大學媲美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綠地，形成優美的校園環境。

隨意走著，林在淵來到大禮堂後面的一處小樹林外，因為待會就要到大禮堂觀看校慶演出，所以他索性不走了，坐到長木椅上休息。

吐出白色的煙圈，林在淵想著晚上是否要酣暢淋漓的宣洩一番，被老爹勒令收心找個媳婦，害他已經一個月沒有找過情人，再這麼下去，他可要憋壞了。

「……孩子還好嗎？」

安靜的環境下，一個女子的甜美聲音幽幽傳來。

林在淵雖然對他人的隱私沒興趣，卻因為懶得動彈，仍坐在那聽了下去。

一個年輕的男人聲音溫和地回答，「很好，小龍現在很厲害。」

「真的嗎？那太好了！」女子歡喜地說，隨後有些黯然地嘆道：「之前真是很對不起你，還有孩子也是……他能得到你的照顧真的是太好了……」

他們似乎正從樹林後方的小徑往他這邊走來，聲音漸漸清晰了。

男人笑道：「呵呵，沒什麼。小龍在音樂上很有天分，有時候想想，他留在我這裡真是上天注定呢。」

「真是這樣就太好了……代我這個母親向他說對不起，如果當初沒有一時衝動……現在我也沒辦法帶他走，而且……可能留在你那裡能得到更好的照顧吧……真是對不起……」

女子聲音漸微，隨後便是男人安慰的聲音。

林在淵掏掏耳朵。沒想到來參加個校慶還能聽到這種對話，這對男女之前八成是夫妻吧，生了個小孩，結果女的卻把丈夫和孩子都拋棄了，而會在校慶見面……這兩個人曾經還是同學？

對於偷聽了他人隱私，林在淵絲毫不覺困窘，只是看了看手錶，見校慶演出的時間已經到了，便起身準備離去，可他這一起身，卻把交談的男女給嚇到了。

林在淵坐著的時候被椅背和樹木擋去身影，加上那對男女並未留心周圍環境，也就沒有發現他，如今他站起來，他們就看到了。

「啊！」

聽到女人驚呼一聲，林在淵不耐煩地一記白眼瞪過去，也因此瞥到男子的面貌清秀，氣質沉靜，有些眼熟且正是他的菜。

他又想到之前男子說話的聲音，那種柔和的聲線，叫床的時候大概也會別有味道吧？

林在淵突然對眼前的男子有了興趣。

不過又出乎他意料的，率先開口的不是那個有些眼熟的男子，而是那名被瞪的女子。她的表情從錯愕轉為慌亂，隨後侷促不安地喚了一聲，「在、在淵……」

這聲叫喚將他的注意力拉了過去，他皺著眉頭打量這位叫出自己名字的女人，卻想不起她是誰。

或許是看出他的疑惑，那對男女相視一眼，男子開口道：「林先生，你好。」

林在淵挑了眉毛，期待對方的下文，可惜的是，男子只是平靜地說：「演出快要開始了，我們先告辭了。」說罷，他便和女子一同離去。

林在淵本想叫住對方，但一時也找不到什麼好藉口，又想對方會認識自己，感覺又不比自己年長，最多不過是和自己相差兩屆的學弟，回頭讓人查查就是。於是也不開口，若有所思地目送他們離去。

而等他來到大禮堂的時候，表演已經要開始了，主持人正在講開場白。

林在淵不疾不徐地走到貴賓席，就見到幾個面熟的大人物，林在淵是黑道龍頭的獨子，和這些人彼此都不陌生，見到面、微笑打招呼後，隨即入座。

他隨手翻開在入口處拿的節目單。一部分節目是由學生表演的，一部分屬於互動節目，還有一部分是請校友上臺表演。

明環高中有個音樂班，這幾十年來培養出不少小有名氣的音樂人和藝人，請這些人回來表演倒也算得上有看頭，也別具意義。

林在淵看了兩眼，並未發現什麼特別有趣的地方，大多時間都在跟身旁的人交談。他今天會來是被老爹盯得煩了，藉機出來透透氣，並非真心想參加校慶，正和人說著話，一個節目結束了，主持人走了出來，說了幾句過場，隨後說：「歡迎臨躍先生為我們帶來大提琴獨奏—西西里舞曲。」

在觀眾的掌聲中，一名男子帶著大提琴上場了，他坐在臺上的椅子上，將大提琴擺放在雙腿之間，調整一下姿勢，隨即將弓搭上琴弦。

林在淵眨眨眼。這個叫臨躍的不就是剛才在小樹林那看到的男子？

再看看節目單，根據上面的介紹，臨躍出身音樂世家，音樂上的造詣自然不同凡響，而最教他意外的是，這傢伙居然和他是同一屆的音樂班學生！

當年隔壁班有這號人物嗎？林在淵困惑地回憶。音樂班美人多，對他這種不愛讀書，每天就喜歡調戲美人的傢伙來說，音樂班就和自家後花園一樣，裡面有什麼花、什麼草他可是瞭若指掌，如果音樂班有這麼一個人，他不可能沒印象。

仔細想了好半晌，林在淵終於想起隔壁班似乎真的有這一號人物，不過，臨躍當時實在是一個存在感很薄弱的人，而且……根本就是個不懂打扮、走路低頭含胸、每天都將襯衫的第一顆釦子扣上，只知道和琴作伴的土包子！

而現在？

五官清秀，配上安靜文雅的氣質，真是個讓人一看就想親近的美男子。有眼光的女孩子一看就知道，比起他這種風流不羈的男人，臨躍才是真正可以交付一生的好男人。

果然是男大十八變啊！林在淵看著臨躍這樣想。

此刻，臨躍在短暫的準備後，臺下的觀眾也漸漸安靜，他的弓拉出了第一個音符。臨躍半垂著眼，不知是否在凝視他的大提琴，以一種十分優雅舒緩的動作拉著他的弓弦，來來回回，大提琴獨有的穩重音色迴盪在大禮堂中，由弱轉強再由強轉弱的琴聲，讓觀眾們猶如置身於湖心小舟之上，隨著水波搖擺。

林在淵不懂音樂，卻也覺得這大提琴太適合臨躍了，同樣的沉靜、同樣的淡然，這個人彷彿天生就是為演奏大提琴而生一般。

林在淵的手指下意識地在扶手上敲了幾下。若是有熟悉他的人看到了這個動作，便知道這男人動了壞心思。

事實上，看著臨躍將大提琴放在雙腿之間，林在淵很齷齪地在想，這個人躺在床上對著自己張大腿不知會有多麼誘人，臨躍一看就是清心寡慾的性子，可這樣的人被挑起情慾時一定特別撩人，如果不是知道臨躍已經有一個孩子，他甚至認為這人可能連初吻都沒獻出去。

在人家演奏美妙音樂時，林在淵卻將演奏者上上下下、裡裡外外地意淫了一遍，最後得出一個結論—

這人是我的了！雖然是個被拋棄還有小孩的二手貨，不過本大少不介意，你就跪拜謝恩吧！

林在淵無聲地詭笑著。

臨躍渾然不覺自己被人用視線扒光了，只是演奏結束後不小心瞥見林在淵，又好像對上目光，不由得一愣，之後倉皇退場。

他不自然的行徑並沒有逃過林在淵的眼睛。他依稀記得臨躍在高中時除了以好脾氣著稱外，也是個出名的音樂狂人，基本上就是那種除了吃飯睡覺上課，其他時候都在練琴的人，當年他們兩人毫無交集，臨躍怎麼會在面對自己的時候出現不該有的慌張？

說他暗戀過自己，他林在淵還沒有那麼狂妄。

林在淵玩味地笑了笑，對這個獵物更加有興趣了。

下臺後，臨躍心不在焉地接受了幾個人的讚美。這種程度的演出對他來說並不算什麼，他現在更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——林在淵是不是認出自己了？或者……他有沒有認出「她」了？

果然，她也一樣不放心，臨躍才走出休息室就接到了電話，正是那名在樹林後和他交談的女子打來的。

「阿躍，在淵他……是不是認出我們了？」女子顯得有些緊張。事實上，他們的關係和林在淵所臆測的有很大的差距。

臨躍則比較冷靜，雖然疑似和林在淵目光對上讓他有點慌，不過眼下對方不在面前，他倒也不怎麼怕。

「我想，應該沒有吧……」怕被人聽到對話，他走到鮮少人經過的樓梯間，口氣也不是很確定地說。他感覺林在淵注意到自己了，可是那目光又不像是發現了什麼。「他應該只是覺得我們有點眼熟吧，並不知道當年的事情，于霞，你別嚇自己……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應該吧，不過即使他發現了也沒什麼關係。」

臨躍這麼安慰道。

于霞漸漸冷靜下來，也覺得他說的沒錯。

「如果你不放心，我……哇！」

聽到他驚呼一聲，于霞緊張追問：「怎麼了？你怎麼了？阿躍？」

臨躍全身僵硬沒說話，因為有一個人從後面抱住了他，寬厚的胸膛和有力的手臂都告訴他這是一個男人，而在他還沒反應過來時，身後的人附在他耳邊低聲笑道：「在跟誰講電話，親愛的……阿躍？」

居然是林在淵？！

臨躍艱難地嚥下一口唾沫，無暇去思考林在淵的舉動是否過於詭異，滿腦子只有做壞事被發現的心虛。

于霞還在電話那端急問：「阿躍？你怎麼了？說句話啊？」

他回過神，結結巴巴地回答，「沒、沒什麼，就是……呃，好大一隻狗突然齜牙咧嘴衝過來被嚇到了！」他隨口找了個藉口想糊弄過去，卻沒想到眼下這情況，他等於在說林在淵是隻大狗。

林在淵不滿地咬了一口懷中人的耳朵，感覺到臨躍身體瞬間繃緊，他笑著卻故作生氣地說：「居然說我是一條狗？哼！」

「我不是……」臨躍剛要道歉，卻突然覺得不對—自己又沒做錯事幹麼這麼心虛？膽子一下子變大了，他掙開林在淵的擁抱，瞪大眼睛，理直氣壯地嚷道：「你哼什麼，是你自己莫名其妙抱上來的！你、你抱我幹什麼？！你還咬我？！」臨躍終於意識到自己被非禮了，驚慌失措地捂住耳朵，羞惱得面紅耳赤。

林在淵卻是滿不在乎地攤攤手，「啊哈」一聲，很是流氓地說：「我可沒咬你，我只是親親你。」

「我是男人！」

「沒關係，我就喜歡男人。」

「你、你這個變態！」好脾氣的臨躍也忍不住罵人了。

但林在淵臉皮比城牆厚，仍臉不紅氣不喘，似笑非笑地瞅著他，反倒像臨躍在無理取鬧似的。

臨躍從沒有和這樣的流氓打過交道，又氣又惱偏偏無可奈何，咬牙咬了半天，他才從對方的壞笑中領悟到和這種人爭執是不明智的，握緊拳頭，他憤憤地扭頭走人。

林在淵也不攔他，只是看著臨躍氣呼呼離去的背影一個勁地微笑。

臨躍回到家時還帶著幾分火氣，一進門看到弟弟迎上來，一下子火氣沒了，煩惱卻冒出來了。

原因就出在他弟弟身上。

雖說是兄弟，可是臨躍和臨清龍相差了十六歲，如今臨躍二十六歲，已經在大學當助教了，臨清龍卻還是個十歲的孩子，個頭不到臨躍的胸口，坐在鋼琴前甚至不好踩踏板。年齡差很多不說，連長相也不像，初次見到兄弟倆的人都會懷疑他們不是親兄弟。

對，問題就在這「親兄弟」身上！

儘管對外都說是親兄弟，臨清龍也一直這樣以為，可其實，臨清龍並不是臨父臨母的親生骨肉，而是臨躍從外面抱回來的一母親就是于霞。

臨家三口都覺得這沒什麼，他們都很喜歡這個孩子，所以一直當做親兒子、親弟弟來疼。

而且臨清龍雖然是抱回來養的，可他的音樂天賦卻比臨躍還要高—三歲時也沒人教他，他自己就彈出簡單的鋼琴練習曲，看得一家人目瞪口呆。

此後，臨清龍自然是走上音樂的道路，而因為共同話題的增加，和家裡人的感情就更好了，簡直比親的還要親。

也因為臨清龍超乎尋常的音樂天賦，只要表演一下，外人就算覺得他和臨家人長

得不太像，卻也沒懷疑。

可眼下孩子的親生爸爸……臨躍頭疼了，他不知道如果有一天「東窗事發」，自己要怎麼和弟弟講這件事。

「大哥？」

臨清龍伸手在臨躍面前晃了晃，疑惑地看著從進門就一直在發呆的大哥。

「呃……沒、沒什麼……」臨躍勉強笑了笑，敷衍了一句，又問：「小龍今天沒去上課嗎？」

臨清龍感覺怪異地看了一眼大哥，無奈道：「大哥……今天是星期六。」

「呵呵，我忘記了……」臨躍乾笑，思緒完全被突然冒出來的林在淵給攬亂了。

臨清龍撇撇嘴，進廚房拿了一瓶柳橙汁出來，順口問道：「哥，你今天不是回母校參加校慶嗎？演出如何？」

提起這個，臨躍的心情好了點，「哦，沒問題。」

「也是，那種小場面對你來說應該沒什麼。對了，下個月我要去德國參加比賽，爸媽也要去歐洲演出，家裡只剩下你一個人了。沒什麼問題吧？」

臨躍被弟弟問得很無言，「我能有什麼問題啊。倒是你，一個人去德國沒問題吧？」

「又不是第一次一個人出國了，而且這次有學校的老師陪同。」頓了頓，臨清龍又說：「大哥，你呆頭呆腦的，我和爸媽都怕你被人騙了。千萬別給陌生人開門知道嗎？」

「……死小鬼，我是你大哥！」

「呵呵，笨大哥！」

臨清龍吐吐舌頭，飛快地竄上樓去，他才不會傻傻地留下來承受大哥的怒火。

看著弟弟跑了，臨躍嘆了一口氣。煩惱啊……和于霞的對話好像被林在淵聽去了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注意到了，他若真上心了，以他的能耐，恐怕查一下就什麼都知道了吧……

「唉……」臨躍內心很愁苦。

第二章

好的獵人總是有十足的耐性。

一個星期過去，林在淵始終沒有動靜，可這非但沒讓臨躍放下心，反而越來越忐忑。

林在淵高中時就是個混世大魔王，像臨躍這樣不敢惹事的乖寶寶聽到這名字就自動退避三舍，所幸他只招惹美人，以臨躍高中時那土包子的形象，他是不屑理會的。

臨躍對林在淵的行事作風頗有印象，他總覺得那個男人不會這樣輕易善罷甘休。他猜的沒錯，林在淵確實沒這麼容易放棄。

不過林在淵也不是當年那個心血來潮就捲起袖子上陣的毛頭小子，如今的他已學會謀定而後動，這不，他正拿著臨家四口的資料研究著呢。

「臨清龍……嘖，可把我瞞了十年啊……」

看著那份關於臨清龍的報告，林在淵撇撇嘴，心想自己還真看輕土包子，原來是

個深藏不露的人。

正看著，他老爹突然打電話過來。

「兒子！老婆找到沒？」

老爹洪亮的聲音透過話筒傳出來，林在淵掏掏耳朵，懶懶道：「老婆沒找到，孩子有一個。」

「啥？」這個衝擊太大，連經歷過大風大浪的林老爹也愣了一下，但他隨即就反應過來，追問：「男的女的？」

「男的。」長得和他小時候頗像。

「幾歲了？」

「十歲。」

「腦子好嗎？」

「呃……據說是個天才。」林在淵對自家老爹直奔主題的功力也是望塵莫及。

「媽的，你居然現在才說！」林老爹爆出一句粗口，林在淵幾乎可以想像他在電話那端拍桌子跳腳的模樣，接著又聽他罵道：「你這個死小子還不趕快把你兒子抱回來！你不知道你老爹我想要孫子都想瘋了嗎？這麼大個兒子居然給扔在外面，你這死小子回來後，我要好好教訓你！」

老爹的咆哮讓林在淵將手機拿遠了。這音量，連獅子都要自嘆不如。

揉揉被震得生疼的耳朵，林在淵不疾不徐地說：「老爹啊，你想抱孫子是行，不過沒這麼快。你孫子和養父母的感情很好，沒這麼容易帶回來……」

林老爹打斷他，「我才不管他們感情好不好，你盡快把我孫子給弄回來，不然我打死你！」

「我知道、我知道，我盡快把人回來。」林在淵漫不經心地答應著。

林老爹也知此事急不得，不逼他，只說：「你看你徐叔叔都兒孫滿堂了，我就你這麼一個兒子，你還老是和一群男孩子廝混，也不知道留個種！還好沒讓我們林家斷了香火，那孩子一定得帶回來，孩子他媽要是個好女人的話，你也給弄回來，多生幾個，咱們也養得起，以後要繼承家業時才有得挑。」

「你小子好好計劃計劃，別再給我去鬼混了，我百年後，偌大的家業還不是得由你來繼承，你若不想繼承也得給孫子，所以，你想出去玩，就得先幫我把孫子弄回來，你……」

「哇，老爹，我知道了！」林在淵連忙阻止老爹說下去。越說越離譜了，什麼跟什麼嘛！「先這樣，我還在忙，回頭再和你說！拜拜！」

受不了越老越囉唆的爹，林在淵趕緊掛了電話，揉揉耳朵嘆了口氣，又拿起臨家的資料仔細看了一遍，越看，嘴角的微笑就越大，那邪惡的笑容令身邊的小弟看得寒毛豎起一又是誰要倒楣了啊！

又過了好一陣子，就在臨躍快要將遇到林在淵這件事給忘記的時候，某人突然出現了。

他又大陣仗地出場，還是那輛加長的豪華防彈轎車，三、四個黑衣保鏢，前後護

著他往音樂系大樓走去。

林在淵下車後目不斜視，直直朝著一走出音樂系大樓，就被他嚇到呆住的臨躍走去。

校園內的一眾大學生，不論男女都看直了眼，男生眼中是赤裸裸的嫉妒和羨慕，女生眼中都是看到偶像明星的光彩。

而作為當事人，臨躍只覺得頭皮發麻，轉身就逃。

只是他抱著大提琴實在走不快。反觀林在淵人高腿長，別看他臉上帶笑、步伐從容，速度卻是極快。臨躍才走了沒幾步，眼前一道黑影出現，他顫抖著轉身，可「啪」的一聲，一巴掌拍在他臉側的牆壁上，那被西裝包裹著卻依然顯得強健的手臂完全擋住他的去路。

林在淵一手撐著牆壁將臨躍困在自己懷裡，一手插在口袋裡顯得玩世不恭，當臨躍膽戰心驚地抬頭時，他很惡劣地微俯下身，在距離臨躍的嘴唇不到五公分的地方，以一種曖昧的姿態微笑道：「Hello，阿躍，好久不見。」

意識到眼前正在上演一齣極精彩的好戲，周圍的觀眾們都瞪大了眼睛、豎起了耳朵。

臨躍的五官頓時皺在一起，緊緊抱著大提琴直往牆上縮，畏懼卻嘴硬地問道：「你……幹麼？」

「呵呵，你說呢？」眉梢微挑，林在淵露出邪氣的笑容，看臨躍緊張得像被逼到絕境的小白兔，他開心極了，嘴角勾起的弧度更大，內心的惡作劇的念頭放大到極限，笑咪咪地大聲宣布，「我覺得，我們應該好好談談孩子的事情。」

觀眾全體石化了，但更勁爆的還在後面——

臨躍作賊心虛，心情忐忑，並未覺得這話有什麼不對，下意識地辯駁，「什麼孩子！我、我和你沒孩子！」

林在淵偷笑。這不是欲蓋彌彰嗎！

觀眾則在風中碎成一片片。

出於人道主義，林在淵沒讓臨躍繼續出醜——雖然將人強行擄上車的行為還是讓人產生詭異的念頭。

上了車，臨躍認命了，也就冷靜了，腦子也清楚多了，意識到自己剛才說了多麼剽悍的話，不由得羞憤欲死，而眼下，他只能將這股惱怒發洩到林在淵身上，「你究竟要幹什麼？！」他大吼。

林在淵笑咪咪地說：「不是說了，談談孩子的事情嘛。」

「我、我……」臨躍不想再重複剛才那種烏龍，卻又一時不知道怎麼說，憋了半天才迸出一句，「我和你沒什麼可談的！」

林在淵也不惱，還是一臉笑嘻嘻的說：「是嗎？那我就直接和『你們家』小龍談嘍。」

林在淵將「你們家」三個字咬得特別重，臨躍一聽臉色就變了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關、關小龍什麼事！」慘了，他真的什麼都查到了。

「嘖，還嘴硬。」

林在淵展臂勾住臨躍的肩膀，稍稍一用力，就將沒有防備的呆子勾倒自己懷裡，他用食指挑起臨躍的下巴，盯著那淡紅的唇，微笑道：「十年前的于霞……你可別說你不知道。」

過度親密的姿勢讓臨躍漲紅了臉，抿著唇掙扎，然而林在淵的力氣大得嚇人，臨躍被他牢牢勾住，居然動彈不了半分。

他氣急敗壞地叫道：「你放開！」

「呵呵，不要。」林在淵很是無賴地拒絕。

「你這個變態！」

「嗯，你說對了，我就是個變態。」

林在淵不但不鬆手，反而將他抱得更緊，一手固定臨躍不斷扭動掙扎的身體，一手抬起他的下巴，於是，臨躍那張清秀的臉近距離呈現，那紅潤的雙唇……嘖，真誘人。

林在淵心癢癢的，也不客氣，低頭就吻了上去。

他林大少看中的東西，那是一定要拿到手的！

臨躍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地瞪著近在咫尺的面孔，一時間連反抗都忘了。

林在淵才沒有什麼君子風度，趁著臨躍愣住時輕而易舉地撬開他的牙關，舌頭鑽入，在臨躍的口腔中肆虐，糾纏他的舌頭，一吋吋掠奪他的甜美。

敏感的上顎被舔過，電流通過一樣酥麻感受瞬間衝上腦門，臨躍這才醒悟過來——自己正在被一個男人非禮！

臨躍掙扎，只可惜力氣不如人，反而被林在淵順勢壓倒在座椅上，林在淵的侵略也更加深入。

情急之下，臨躍張口便咬，不過對方的經驗可比他多了一萬倍，在千鈞一髮之際，林在淵縮回舌頭，臨躍不但咬了個空，還差點把自己的舌頭給咬著了。

林在淵伸出舌頭舔舔嘴唇，壞笑道：「味道不錯。」

臨躍惱怒，大口喘著氣，胸膛劇烈地起伏，瞪著眼睛卻連話都說不出來。

撫摸過他紅撲撲的臉蛋，林在淵故意笑問：「連回應都不會，一看就知道是個處男，剛才那個是你的初吻吧？」

被一語道中，臨躍憤怒地揚起手甩過去，罵道：「你這個變態！給我滾開！」

臨躍的巴掌沒能打中目標，反倒被林在淵抓住手腕，連同另一隻手一起扣在頭頂上。

「放開我！」

「不要，我還沒品嚐夠呢。」

林在淵用一隻手就將臨躍的雙腕壓住，右手則將臨躍的毛衣拉高。今天氣溫偏高，臨躍在套頭毛衣下只穿了一件襯衫。林在淵將毛衣拉到臨躍的手臂上，如此一來，臨躍的雙手就無法輕易掙開。

臨躍瞪大了眼睛，突然覺得胸口一涼。林在淵竟然將他的襯衫也解開了！

「你……給我住手！」

臨躍感覺很不妙，雖然車內有暖氣，可他的寒毛還是一根根站了起來，而不知是被冷空氣刺激了還是別的什麼，胸前兩點櫻紅也挺立起來，就像兩顆小紅豆。

林在淵噴噴兩聲，摳弄起其中一顆小豆子，像是個小孩子在逗弄小螞蟻。

刺痛和異樣的麻癢讓臨躍弓起身子，更加奮力地掙扎，靈光一閃，他屈膝頂向林在淵的下腹。不過林在淵可是打架泡妞長大的，這點小手段他怎會不防著，扭身曲腿，就將臨躍的雙腿都牢牢壓住了。

「寶貝，乖乖躺著，我會讓你很舒服的。」他厚顏無恥地說。

林在淵俯身吻上臨躍的胸口，像在品嚐什麼美味，用舌尖一吋吋舔著，很快，他的唇來到右邊的乳尖上，舌尖在上面勾畫一圈，留下濕漉漉的水痕，看著小豆子完全挺立，鮮紅欲滴，林在淵輕輕一笑，低頭含住。

他專心地戲弄口中的小玩物，察覺臨躍的掙扎漸漸微弱直到沒有，他不由得得意起來，卻不料突然聽到細微的抽泣聲，臨躍的胸口急促地起伏著，林在淵愣了愣，抬頭一看，竟看到一滴淚從臨躍紅通通的眼眶裡滑落，沒入髮鬢，消失不見。

林在淵突然覺得沒趣了。

「真沒意思。」他嘟囔道，同時鬆開對臨躍的箝制，還幫他把襯衫釦子扣上、把毛衣套了回去，又在臨躍臉頰上親了親，似是安慰地說：「好了，別哭了，男人哭會讓人笑啊！」

臨躍怒瞪著這個流氓，用目光控訴對方的惡行，卻沒意識到自己這淚眼汪汪的樣子在男人眼裡有多可愛。

林在淵忍不住笑了，說不欺負了，卻又俯下身來在他的臉上、脖子上一陣亂親，直到臨躍將他狠狠推開，這才住手。

臨躍胡亂抹了抹臉，就抱著大提琴縮到離林在淵最遠的角落去。

但他這眼眶紅紅又縮著身體的模樣，林在淵看了只覺得根本就是隻惹人憐愛的小白兔，不過他知道臨躍受驚過度，再動手反而欲速則不達，也就不急於一時。整了整了儀容，難得君子的坐在一旁。

車開了沒多久就停下，臨躍看了窗外一眼，才發現車竟是開到他家門口。

也沒多想車為什麼會開來他家，某人又是如何知道他住哪，他只想離惡魔越遠越好，於是他趕忙開門下車，抱著沉重的大提琴朝家門走去，可是走了幾步就聽到後面有腳步聲，他一回頭。媽呀！惡魔就在眼前！

「你要幹什麼？」臨躍警戒地瞪著他，試圖阻止惡魔進入自己家。

林在淵一臉理所當然地說：「到你家作客啊。」

「你！我們家不歡迎你！」

臨躍大聲喊道，林在淵卻聳聳肩滿不在乎。臨躍正奇怪流氓怎麼沒反駁，身後突然傳來母親的聲音。

「阿躍，我不記得我是這樣教你的，林先生來我們家作客，你怎麼能說不歡迎呢？！」

一位氣質優雅的美婦從大門前的臺階上走下，雖是在嗔怪兒子，可那漂亮的眼睛

微微彎起，像兩道月牙兒，讓人覺得特別親近。

看到媽媽，臨躍就沒轍了，沮喪地說：「媽，他、他是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、我知道。」臨母樂呵呵地打斷他，上前對林在淵伸出手，笑道：「林先生，我們家阿躍太沒有禮貌了，真是對不起。」

一改剛才的邪氣，林在淵竟然一派斯文和善地微笑，風度翩翩地輕握住臨母的指尖，溫文道：「伯母叫我在淵就可以了。我和阿躍是多年的朋友，他剛才只是在跟我開玩笑。」

臨躍頓時瞪大了眼睛，「誰和你是朋友！」

臨母瞋他一眼，轉而對林在淵說：「你和阿躍同齡，那我就叫你小淵吧。快進來，我今天準備了一些甜點，小淵也嚐嚐，以後多來作客呀。」

「謝謝伯母，一定、一定。」

林在淵跟著進去，臨躍心不甘情不願地走在一邊，卻突然想到一個問題—他媽怎麼會認識林在淵？而且好像還知道他會來？

臨躍皺眉看了男人一眼。

像是察覺了他的疑惑，林在淵輕笑一聲，在他耳邊低聲道：「昨天我可是和你父母通過電話的，呆子！」

「你才是呆子！」

臨躍氣紅了臉，噔噔噔幾步追上走在前面的母親，不再理會流氓。

進了門，臨躍便看到父親也在，這可讓他驚奇了。現在還不到下午四點，平常這時候父母應該不會在家才對。更讓他驚訝的是，他爸居然迎了上來，和林在淵握了握手。

林在淵彬彬有禮地說：「伯父您好，這些年真是很不好意思，麻煩你們照顧我們家小龍了。」

臨父和臨躍一樣都是好脾氣的人，當下笑道：「別這麼說，小龍從小就特別懂事，音樂天分又高，我們喜歡他都還來不及了，哪裡會覺得麻煩。」

臨躍愣在當場，心想，這是什麼情況？

他剛要插嘴，卻被母親趕回房，要他把琴先放下來，再把儀容整理一番。

那亂糟糟的頭髮和凌亂的衣裳都是剛才被林在淵「凌辱」後的恥辱證據—一想到這事，臨躍就紅了臉，心中一團怒火，便急匆匆地回房去了。

胸口上似乎還殘留著林在淵舔舐過的感覺，臨躍覺得一陣噁心，拿濕毛巾擦了好一陣，嫌不夠，又用力擦了好幾下，皮都磨得有些發紅了，這才作罷。

換了套衣服，整理了頭髮，他再次下樓時卻發現三個人已經吃起點心，邊討論讓臨清龍先認林在淵為乾爹。

這進展也太快了吧？！

臨躍摸不著頭緒地聽了好一會兒，才明白，原來不知何時林在淵和他父母已經聯絡上。他爸媽知道林在淵就是小龍的親生父親，這回林在淵來就是為了孩子的事情—而這整件事情，就只有自己被蒙在鼓裡。

林在淵也沒說要將小龍帶回去，說因為他出身黑道，把小龍帶回去只怕會耽誤了

他，而且也怕小龍接受不了，但是又希望能和兒子相認，所以就提議「認乾爹」，這樣能讓小龍繼續留在臨家學習音樂，他也能以乾爹的身分和兒子多接觸培養感情，等感情深厚了再相認。

臨躍認定林在淵就是個混蛋，總覺得這傢伙提的都不會是好主意，可是這個主意顧全了各方面，他絞盡腦汁都找不出毛病，也就無法反駁。

而他爸媽顯然對林在淵印象很好，一聽就同意，當下拍板定案，決定讓小龍認親爹做乾爹。

臨清龍要等晚餐時間才會回來，臨母便留林在淵吃飯，林在淵也不客氣。

臨母說要下廚為他們準備一點好吃的，叫臨躍陪林在淵說說話，母親大人有令，臨躍心裡即使一萬個不願意也沒辦法拒絕，只得將林在淵領上樓。

林在淵從資料上得知，臨家的房子格局類似正方形，臥室全部集中在二樓，以這種格局來說，一般都會讓幾間臥室圍繞樓梯口分布，而在樓梯口處形成一個類似小客廳的地方，這樣可以更加有效的利用空間，而且進入房間也更加方便。

但很奇怪的是，臨家的二樓卻是以一條拐了三個彎的長廊來連接各個房間。雖然從設計圖上看，採光通風都沒有問題，可這樣不是很不方便，而且浪費空間嗎？真正上了二樓，林在淵才明白這條長廊的作用—長廊兩側的牆壁上設置了許多內凹的空間，隔著玻璃，裡面擺放著一把把小提琴。整個長廊就如同一個小型的小提琴展示館，令人穿梭在其中時，也像走入音樂的世界。

林在淵感到很新鮮，認真地打量著這些樂器、擺設。

注意到他對小提琴有興趣，一向喜愛音樂的臨躍即使不愛搭理流氓，也主動開口解說，「我媽媽是小提琴家，她很喜歡收藏提琴，所以陸陸續續買了不少好琴，加上又有許多人送她琴，裝潢房子的時候，她就特別要求設計師打造一個可以展示提琴的地方，也就是這條長廊。這些提琴平時放在這裡雖然像裝飾，但實際上都是音質一流的好琴。」

「這些小格子內都有控制溫度濕度的裝置，另外，每隔一段時間，我們都會將它們取出進行保養，以免提琴久置受損。」

看著臨躍因為自豪而綻放光彩的面孔，林在淵不由得問：「那你呢？」

「我？」他一下子沒反應過來。

「你有收藏什麼嗎？大提琴？」

「哦，沒有。」臨躍攤攤手，「我現在那把琴就很好，我很喜歡。」

話是這麼說，不過他看著玻璃後的小提琴還是透露出羨慕的眼神—沒有一個演奏者不希望能擁有一把絕世名琴。

林在淵也沒說什麼，談話間，他們已經穿過長廊，來到臨躍的房間。

他一進門便將房間打量一圈。這是一個非常整潔的房間，沒有過多的裝飾品，東西都擺放得整整齊齊的，顯得十分清爽。

都說從房間布置可以看出主人的性格，林在淵覺得臨躍要是女的娶回去一定能討老爹歡心—他老爹就喜歡這樣賢良淑德，能把家裡打理得井井有條的女性。

在床和書桌之間是一塊很寬敞的空間，中央立著一個譜架，架子旁擺了一張椅

子，林在淵思忖了一下。臨躍平時就是在這裡練習大提琴吧。他又瞄了一眼靠牆的高大書櫃。果然，全部都是和音樂有關的書籍、物品，還有一些獎盃。

「這些都是你的？」他看著那些獎盃、獎牌問。大大小小的比賽，有地區級的、有國家級的，還有世界級的。這些獎盃、獎牌見證了臨躍在音樂上的成長和成就。臨躍正在懊惱自己剛才在長廊上幹麼和流氓說那麼多，覺得林在淵根本不會懂音樂，聽到問題也不回答，悶頭走到另一邊挪來一張凳子，冷淡地說：「坐吧。」林在淵也不在乎，大剌剌地走過去坐下來，又招呼臨躍坐他腿上。臨躍怎麼可能答應，氣憤地瞪他一眼，轉而在另一張椅子上坐下，還挑釁地看著他，彷彿在說：我就不過去，你能拿我怎麼樣？！

林在淵嘿嘿一笑，「你現在不過來也沒關係，等下個月，你就會乖乖爬上我的床。」臨躍氣得磨牙，怒道：「你胡說八道！鬼才會上你的床！」

「不信可以試試啊。」林在淵攤攤手，也不多說，轉而問起兒子的事情來，「阿躍，當初于霞怎麼會把小龍交給你？」

他生氣地說：「少叫得那麼親熱！還不是你不要他！」

「我也不是真的不要他。」

臨躍惡狠狠地瞪著他，「你沒有不要他？那小龍怎麼會到我家來？還不是因為你，否則于霞也不會把孩子託給我！」

林在淵撇撇嘴，點了煙抽上一口，從從容容地說：「那時候于霞跟我說她懷孕了，要我娶她，我又不想娶她，便跟她談，她也同意把孩子打掉，沒想到她居然偷偷生下來了……」

似乎聽不下去了，臨躍噌地站起來，指著他怒吼，「你胡說！分明是你威脅于霞不把孩子打掉就把她也給殺了！」

林在淵不以為意，反問：「好吧，假設我真的那麼壞，那你怎麼不問問她，她明知道我不想要這個孩子，為什麼又一意孤行的把孩子生下來？都有勇氣生了，為何卻不自己養，反而交給你這個不相關的外人？」

「她……」臨躍張張嘴，卻找不出理由來辯駁。

林在淵輕笑一聲，起身將他攬進懷裡，想輕啄一口他的臉頰卻被臨躍偏頭避過。林在淵也不在意，就著這個親暱的姿態，為自己辯解，「呆子，那女人當初是想靠著孩子進我們林家，被我拒絕後，她仍不死心，以為孩子生下來，我就會妥協，沒想到孩子生了，我卻根本不理她，她養不起孩子，就把你當成冤大頭。而你到現在還傻乎乎地護著人家，你說你不是呆子是什麼？」

「才不是你說的那樣！」臨躍下意識反駁，但他也說不出個所以然，頓了頓，才指責道：「小龍終究是你兒子，就算你不喜歡他母親，也不應該把小龍丟著不管啊！而且、而且你既然不喜歡人家，幹麼和她……呃，和她一那個？！」

林在淵忍不住大笑。這臨躍真純情，還「那個」呢，不就是做愛嗎，情侶之間做愛有什麼好奇怪的。

他笑得直不起腰，索性將下巴靠在臨躍的肩上，看著對方那發紅的耳根，笑道：

「寶貝，我跟你說，我和于霞就上過一次床，而且也做了避孕措施，之後不久我就和她分手了，而她很快又交了新的男友。你說這種情況下，于霞跟我說她懷孕了，我能相信那個孩子是我的嗎？我能同意娶她，負責任嗎？」

臨躍沉默。

「再說，那個女人是在懷孕三個月了才來跟我說，擺明就是不想把孩子打掉，你想想，這種工於心計的女人，如果我真娶了她，由她來當孩子的母親，你覺得孩子能好好成長？能像現在這樣在音樂界大放異彩？而且林家可是黑道家庭，退一萬步說也就是個商人家庭，小龍在我那兒能接觸到鋼琴？能在六歲就獲得全國大獎？這不可能，最多長成另一個我。」

「你這是狡辯！」終於記起自己的處境，臨躍將他推開，生氣地說：「你當時怎麼可能知道于霞會把小龍交給我？分明就是你不要他！」

林在淵也不否認，「我那時候確實沒想到于霞會把孩子交給你，因為我根本沒想過這個孩子會出生。三個月大的孩子打掉雖然傷身，但又不是打不掉，儘管那是一條生命，不該隨意扼殺，可比起她沒能力撫養孩子，卻把孩子生下再拋棄，你說哪個比較不負責任？」

林在淵試圖巧妙地將罪過轉移出去，但臨躍還是指責道：「可小龍是你讓她懷上的！你就沒半點責任？！」

「這不能全怪我。上床是你情我願又不是我強暴她，避孕措施我也做了，還挑了她安全期，她意外懷孕之後，我也給了她足夠的費用，讓她去把孩子處理掉和補身體，哪想到這個笨女人會把錢拿去當生產費用？」

「再者，我也說了，我那時不確定孩子是我的才不再理她，如果我知道是，當然會負責，你看，我現在不是想彌補了？」

臨躍聽完，總覺得哪裡不對，卻又不知從何反駁，仍一臉氣呼呼的。

林在淵見狀笑著將人攬進懷裡，像沒骨頭一樣把大部分體重都壓在臨躍身上，令懷中人無法動彈。

他知道臨躍只是暫時被自己的話繞暈了，一時說不出話反駁，其實心裡還是不能認同，所以他也不打算再糾纏於這個話題，轉而問：「呆子，告訴我，當初于霞怎麼會把孩子交給你？別說你們是好朋友，那女人自視甚高，你高中時那模樣她肯定看不上。」

臨躍高中時不會打扮，走路總是低著頭，每次出現在人前的模樣，不是抱琴坐著，就是背琴走著，一整個就是對音樂癡迷活在自己世界的土包子，實在無法吸引女生的注意。

臨躍也知道自己高中時是什麼樣子，加上個性老實，林在淵這麼說他也沒有不高興，反而順著他的問題老老實實地回答了，「沒有，我和她不算朋友，只是有一次你和于霞在教學大樓後面吵架，我不小心聽到了，後來你走得急沒注意到我，但是于霞看到我了。我看她哭得很慘就安慰她，然後她就告訴我懷孕的事情……」

「後來有一天她突然抱著孩子找到我，說……說你不要這個孩子，還要殺了他，求我收養……」

「然後你就把孩子抱回來了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果然是個呆子！」林在淵忍不住敲敲臨躍的腦袋。他真想把這腦袋給敲開，看看裡面裝的是不是稻草！

臨躍不高興了，「喂，你怎麼可以這麼說！小龍那時候可漂亮了，又乖又討人喜歡，我抱他，他還對我笑呢。這麼可愛的小孩子我怎麼忍心送到育幼院去，被人欺負了怎麼辦？而且我家又不是養不起，我媽媽最喜歡小孩子了，誰像你，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要！」

呆子！林在淵暗罵一聲。不過這呆樣還滿可愛的。

接著又問：「你高中時明明不懂打扮，後來怎麼開竅的？」

臨躍紅著臉，支支吾吾地不肯說。

林在淵一笑，了然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被女孩子用了才力求改變的。」

看臨躍的臉更紅了，他便知道自己說對了，立刻纏著臨躍想問個清楚明白，他對這件事很好奇，這種小事調查報告上都沒有。

臨躍一開始不肯說，後來林在淵威脅他不說就把他扒光了強暴，臨躍這才支支吾吾地說出真相。

原來臨躍在大學時喜歡上一個女生，鼓足勇氣去告白，卻被對方狠狠拒絕了，並且批評他是個土包子。這件事被臨清龍知道後，臨清龍人小鬼大，便聯合臨母展開對臨躍的改造工程—成果正如眼前所見。